

57X  
26  
47

新書治要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漢書三

島原秘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常從人寄食從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弗用亡楚歸漢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亡者十數人信度何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

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詆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者能用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必欲拜之擇日齊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

喜人人各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王耶曰然大王自料勇仁強孰與項王漢王曰弗如也信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也項王意烏狹嗟千人皆廢皆廢不收也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

言語姪姪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  
功當封爵刻印利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之  
仁也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所  
過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効於威  
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  
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不散且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

害除秦苛法秦民無不欲得大王今失職之  
蜀民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  
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漢王以  
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  
爲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  
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  
以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  
大王會於熒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進破代會

夏說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

君陳餘聚兵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

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會夏說議  
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得成列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  
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

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闢退不得還不至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君不聽信知其  
不用大喜乃引兵遂下井陘口斬成安君泜  
水禽趙王歇乃令軍毋斬廣武君項之有縛  
而至麾下者於是問廣武君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  
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

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鄗下今高邑是也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

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勦醉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弱燕不破齊必拒境而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

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固有先聲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於是發使燕燕從風而靡遂度河襲歷下軍破龍且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信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

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不奪齊遂不聽項羽死徒信爲楚王信初之國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上僞游於雲夢信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畏惡其能稱疾不朝

黥布六人也漢封爲淮南王十一年高后誅

韓信布心恐憂復誅彭越盛其醢以偏賜諸

侯王布見醢大恐遂聚兵反書聞上召諸將

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坑豎子耳何能

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

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疏分

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

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皆同功一體之

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楚元王交高祖少弟武玄孫向字子政本名

更生爲諫大夫向見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

張猛二人給事中大見信弘恭石顯憚之數

譖毀焉向上封事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

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灾異並起天地

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畊畝

猶不忘君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乎

臣聞舜命九官

禹作空司弃后契司徒咎  
朱士岳共益朕虞伯夷若宗

憂典樂龍納  
言凡九官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

朝則萬物和於野故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  
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遷衆賢罔不肅和崇推  
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武王周公繼政朝臣  
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  
先祖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君  
子獨守正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懇

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  
口磬磬當是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  
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  
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  
渾淆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朝臣更  
相讒懇轉相是非文書紛糺毀譽渾亂所以

營惑耳目惑移心意者不可勝載分曹爲黨  
將同心以陷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  
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  
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席勢之人子  
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雲霜夏墮陵谷  
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襄周  
之軌迹修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

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  
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賢人而  
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  
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  
羣狂之門讒邪進者衆賢退羣狂盛者正士  
銷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君子  
道銷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閑而亂也君子  
道長則小人道銷小人道銷則政日治故爲

秦秦者通而治也昔者鯀共工讙兜與舜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銷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官於秦定公始皇賢李孟李斯而銷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言守

善篤也易曰渙行其大號言號令如汙汙出而不反者也今出號令未能踰時而反是汙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也出令則如反汙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而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愴千羣小小人成羣

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傅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僂邪與賢臣並在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

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館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述察兩館之誅覽否泰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治原秦魯之所銷以爲戒旁詳應之福壞散險詖之聚杜閑羣狂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

百異銷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  
也向又見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制度泰  
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  
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  
觀終始必通三統一曰天統二曰地統三曰人統天命所授  
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灌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  
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

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善傷微子之事周  
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移末孫之桀紂自  
古及今未不亡之國也故常戰慄不敢謹亡  
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  
霸陵顧曰以北山石爲椁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中有可能雖鋗南山猶有隙使其中  
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惑乎孝文寤焉遂爲

薄葬易曰古之葬者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

世聖人之以棺槨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

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

葬會稽不改其列

不改官堇木樹百物之行列也

殷湯無葬

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樗里子

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

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

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

至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衆禹忠臣周  
公悌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  
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  
速朽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  
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  
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  
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棺  
椁之麗官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

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叛之驪山  
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數年  
之間外被項藉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  
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愈微  
無德寡智者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  
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  
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  
約小天下莫不稱明及從昌陵增埤爲高積

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  
追卒功費大萬百餘大萬意也一死者恨於下生  
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飢饉物故流  
離以十萬數臣甚憎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  
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  
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悅愚夫  
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  
明疏達蓋世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

方丘壠悅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忌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智穆公延陵櫹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食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後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摹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見上無繼嗣政由王氏

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危莫不欲存然而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趙魏也齊有田崔衛有孫鬻魯有季孟常掌國事出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殺其君先剽季氏卒逐昭公皆陰感而陽微行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干而國孔子曰祿

去公室政建大夫危亡之兆也秦昭王舅穰

侯乃涇陽蕷陽君

皆昭王母弟

專國擅勢假太后

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  
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  
高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閭樂望夷  
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  
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祿席太后之寵據  
將相之位欲危劉氏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

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  
氏一姓秉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  
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秉事用權五侯驕  
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  
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  
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  
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  
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

某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  
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  
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牙  
歷上古至秦漢外戚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  
周皇甫奏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  
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有石自立三石爲是一石在上故曰

冠石

也

什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疎上  
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明也  
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  
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  
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卑隸  
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  
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

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無授以政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

可不早慮也唯陛下深留聖思覽往事之戒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父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甚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

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終不能用向

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

周氏周氏廻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載以喪車

欲人不知也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

買置田舍上廻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

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

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

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

不北走湖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

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

爲上言之膝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

廻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旨上廻赦布布爲

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

大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

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下窺見陛下深淺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樂布梁人也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彙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

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耶吾禁人勿收若獨祠哭之與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趨湯顧曰願壹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割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不行而疑以爲

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上廁釋布拜爲都尉

蕭何沛人也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鄼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

論不戰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兩三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閔內

俟郢秋時爲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捕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熒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閑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

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當第一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旣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母収蕷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

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  
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於  
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  
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  
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閩中搖足即閩  
西非陛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  
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

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是  
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子恭謹徒跣入  
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吾苑不許我  
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  
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曹參沛人也爲齊丞相參聞膠西有蓋公善  
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爲言治  
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參於是避

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齊國安集  
大稱賢相蕭何薨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  
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  
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  
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  
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竄反且爲  
亂素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  
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民自化我好靜民始  
自正參欲以道化爲本不欲擾其末也始  
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

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大  
長者訥於  
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史言文刻  
深欲務聲名輒介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  
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不事丞  
相來者皆欲  
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  
酒醉而後去終莫得聞說聞謂有  
所啓白相舍後園  
近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

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窩爲中大夫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窩曰汝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窩旣洗沐歸諫參參怒曰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

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若休矣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講或作較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  
燒關下軍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  
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令酈食其持  
重寶鳴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良曰此獨  
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沛  
公廻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  
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惟悵狗馬重寶婦  
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

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爲天下除殘  
去賊宜繕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  
謂助桀爲虐資質也公反秦奢素以爲質也且忠言逆於  
耳利於行毒藥苦於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  
噲言沛公廻還軍霸上

陳平戶牖人也背楚因魏無知見漢王漢王  
拜爲都尉典護軍絳灌等或讒平曰聞卒居  
家時盜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不中又

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孝己高宗之子有子行也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

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羸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廼不敢復言

周勃沛人也爲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爲可屬  
大事惠帝以勃爲太尉高后崩呂禄以趙王  
爲漢上將軍召產以呂王爲相國秉權欲危  
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遂共  
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初即位以勃爲右  
丞相後廼免丞相就國人有上書告勃欲反  
下廷尉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  
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廼書牘背示之

故獄吏教引爲證薄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  
帝朝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  
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文帝廼謝  
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  
邑勃旣出曰吾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  
也勃子亞夫文帝封爲條侯後六年匈奴大  
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  
厲爲將軍軍棘門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  
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  
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將軍令曰軍中聞將  
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項上至又不得入  
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  
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  
中不得驅馳於是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  
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成禮  
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  
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耳其將固  
可襲而虜也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樊噲沛人也與高祖俱起高帝嘗病惡見人  
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  
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

官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  
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  
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  
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  
乎高帝笑而起

周昌沛人也爲御史大夫爲人強力敢直言  
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入奏事以上宴  
事也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昌項  
項

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  
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及高帝欲廢太子大  
臣固爭莫能得而昌庭爭之強上問其說昌  
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心知其  
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  
而笑太子遂定

申屠嘉梁人也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  
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寵

如是是時入朝而通卷上旁有急慢之禮嘉  
奏事畢因吉日陞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  
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  
之罷朝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  
汝弟徃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  
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  
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之通頓首盡  
出血不解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

吾弄臣君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  
臣

羣書治要卷第十五

勑



